

新
論

丙辰冬
韞史

勞乃宣署



新

論

丙辰冬新定

夢內室書



潮陽鄭
氏用程
榮本校
刻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劉子十卷案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

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
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
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
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
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
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
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
志趣迥殊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
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
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

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
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
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
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
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
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舊
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
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
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
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

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觀其書末
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
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
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
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
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
之名今旣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則介
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
目題晝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新論上

北齊 劉晝孔昭撰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
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
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
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无累矣虛室生白吉
祥至矣人不照於爍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
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
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

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
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
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舉正性
況萬物之眾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
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
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
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
也七竅□於□□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
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肺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
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

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
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
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
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
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
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
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燠喉之
煙身安輦駟命曰召蹙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
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
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

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剝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蟲嚙膚則通宵失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蟲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

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危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陵雲煽燹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褻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充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愆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
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
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
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
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
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
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
傷辱 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
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
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

閉扃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
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
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
鏡摹倒其容醜狀旣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
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
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
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
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
舟觸已雖有忤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
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

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銜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是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歛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

玄圃之崑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櫟生
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囷礫碗騏
驎戲其下鵠鸞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
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
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
其柯餘有尺葉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
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斷尾獲免 犧牲山狙見
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
古之有德者韜跡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
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